

茅獎作品改編

改編自梁曉聲「茅盾文學獎」獲獎同名小說《人世間》的電視劇正在央視一套黃金檔播出，劇集盡顯平民生活史詩性底色，歲月榮枯穿插人物命運、人生無常融合歷史大事件。不僅年代感十足，更可見導演李路對宏大敘事的掌控力，以及對微觀細節的呈現，從而引發觀眾共鳴。

大公報記者 劉毅



▲電視劇《人世間》改編自梁曉聲「茅盾文學獎」獲獎同名小說。



▲電視劇《人世間》濃縮中國百姓五十年生活史。

《人世間》導演李路： 溫暖是永恆的主題



▲劇中周母樸素又內斂的感情，都凝聚在離別的眼神裏。



▲由李路執導的諜戰劇《天衣無縫》二〇一九年播出。



▲李路曾憑藉《人民的名義》而為廣大觀眾熟知。

李路曾憑藉一部《人民的名義》而為廣大觀眾熟知，後又「不按套路出牌」拍攝諜戰劇《天衣無縫》。如今他在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時談及，踏踏實實為工人團體拍攝一部作品，一直是自己的夙願：「國家的變化與發展離不開工人團體，文藝作品不該只有精英人物。」

兜兜轉轉，直到他看到梁曉聲的《人世間》，「起初我被宏大書名嚇了一跳，但仔細閱讀後，我發現作品內容很樸實，小說從小人物入手、從家庭和社會底層入手，整體很有親和力。於是，我內心的火苗又燃起來了。」

比之李路此前的作品，《人世間》沒有強情節、強懸念，而是強質感、弱情節，「我當時就覺得難度特別大，因為它是一點一滴的細節累積，不能有戲說、演的感覺，如何同樣能吸引到習慣快節奏、多選擇的觀眾，是一件很耐力、底氣的事。」李路說。

呈現平民英雄的光輝

《人世間》的故事背景發生在萬里雪飄的中國東三省，李路帶領上千人的劇組遠赴吉林三市、遼寧和黑龍江取景，整個拍攝歷時半年、四萬多平米的搭景、七萬多米的布燈線，足見其耐力和投入。

之於原著，李路認為，改編應有所傳承和借鑒，但同時也應該適當跳出一些範疇，融入改編者對角色的理解，故而他與該劇編劇王海鸰在改編時加入了並不會給人突兀感的设计：「《人世間》雖跨越五十年時間，但我們不採用嚴格的編年史寫法，逐年講述發生的故事，而是從一九六九年、一九七二年、一九七一年、一九八一年……人物命運結合時代發展特色，以人帶戲，主創不斷深描中國人特有的人情倫理和家庭關係，才使劇中再現當時流行的音樂、春節餐桌上的食物、家家戶戶的家電，成為了錦上添花，這部劇的豐富和細膩也由此而成。」

《人世間》群像人物眾多，卻沒有扁平化，每個人物的命運軌跡都對應了一種人性，李路選以周家三兒子周秉昆（雷佳音飾）作為故事主線人物，「周秉昆代表平凡的大多數，從小到大也不過是想做一個好

人，盡自己最大能力讓家人過上好生活。他身上有我們的影子，平凡卻有身為一個平民英雄的光輝，並最後得到善終。這是這個戲的魅力所在，也是這部文學作品之魅力。」李路道。

拍攝周家故事時，李路採用了平視視角，予觀眾苦難中亦有希望的觀感體驗，對此，他闡釋道：「溫暖是永恆的主題，人生本就不易，我們沒有刻意規避苦難，只有讓觀眾看到劇中主人公如何面對苦難、走出苦難，才是令人振奮和向上的力量。所以我在改編時，如何處理相對灰暗的段落，花了很多心思。」

迪士尼買下海外版權

除了劇情設置，電視劇《人世間》另一個為人稱道的是選角的成功，劇中雷佳音、殷桃等演員表演扎實，注重情感層次，令觀眾有代入感，於細節處見真章，「演員都在動腦筋。」李路說：「有好幾場加戲是演員鑽研角色後提出來的。比如劇中父親臨終，小兒子秉昆問，三個孩子你喜歡誰？就是雷佳音自己加的細節。飾演秉昆妻子鄭娟的殷桃也貢獻了很多好的細節。」

李路續透露，迪士尼購買了《人世間》的海外版權，大概會在三月份上線。海外觀眾如何看待這部中國普通工人家庭的故事，還有待播出後檢驗。但他始終相信人類情感共通。



▲導演李路（前排左二，橘黃色衫者）在電視劇《人世間》拍攝現場。

在真實生活裏捕捉人性光芒

谷中風

與同名小說相比，電視劇更明顯地把敘事視角和主線交給了周秉昆。周家三個孩子的人生際遇各不相同，老大秉義娶了郝省長的女兒冬梅，投身仕途；老二周蓉畢業於北大，成為清高而有才華的大學教授，丈夫馮化成則是著名詩人；相對於哥哥姐姐的階層躍升，老三周秉昆一直沒離開「光字片」，和出身更貧寒的妻子鄭娟，一起過着最普通不過的生活。也正因此如此，該劇通過聚焦那些屬於秉昆的歲月，在題材內涵最豐沃處打下了一口深井，引來汨汨清泉，滋潤着觀者的心靈。

人生的善惡之辨

秉昆的生活看似平平無奇，實則強勁地回響着「何為善、何為惡」的古老拷問。當然，周秉義、周蓉也以各自人生回答着善惡之辨。不過，他們所處社會階層的煙火氣過於稀薄，使他們的答案顯得抽象。每當鏡頭轉向秉昆的家，哪怕是「光字片」破舊的小院，也讓人感到敞亮、熱乎、踏實；一旦切換到秉義住的郝家或者周蓉的家，畫面就變得嚴肅甚至冷凜，空氣裏帶着些許緊張。這提示觀者：周家三兄妹身上都流淌着善良本性，但秉義和周蓉的生活被宏大觀念支配，無論是秉義勤勉奉公的從政之路，還是周蓉不隨波逐流的人文氣節，都給他們的善良塗上了理性選擇的

油彩。秉昆則不然，他順應內心，率性而為，以煙火氣十足的生活，把善良還原為一種飽滿豐富的情感、一種熱氣騰騰的衝動、一種讓人羨慕的生活方式。毋庸置疑，不同類型的善良都是社會的寶貴財富。但若非要做出選擇，我想，很多人會說「吾從昆」。畢竟，誰不希望生活裏的善良有形有狀、觸手可及呢？我以為，「周秉昆」這個人物堪稱當代文藝重要收穫之一。他塑造了「六〇後」「七〇後」普通中國人的一種典型形象。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，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在青少年時期學業被耽誤、人生被擱淺；步入中年之後，又在改革的陣痛、社會的轉型、文化的調適中經歷着茫然、彷徨甚或頓挫，他們承受着時代斷裂之痛，卻扛起了生活延續之責，如周秉昆那樣，堅守着最樸素的良知，抵禦着生命裏的動盪，詮釋着道義、勇氣和愛情，並以此告訴人們：做一個好人，是生命與世界的約定，也是生活所要求與所賦予的最大希望。

緩釋的現實主義

《人世間》無疑是一部現實主義的力作。它不吝惜筆墨鋪陳生活的暖流、歲月的溫潤，卻也沒有迴避時代風雲下湧動的矛盾，及其給平凡生活造成的衝擊、尷尬甚至創痛。劇集以周家的聚散

為重心，推動時代大變遷和小人物的生活互文互釋，實現了現實主義的藝術訴求的「軟着陸」，以「緩釋」的方式，表達了對人性複雜的反思，以及中國社會變遷的關懷。

全劇開篇的一九六九年，周家面臨着從「聚」到「散」的考驗。父親周志剛支援「三線」建設，秉義和周蓉當知青赴兵團和貴州，家裏只剩下「老疙瘩」秉昆和母親相依為命。這種狀況持續到一九八〇年春節，全家才再一次團聚在「光字片」。在這十一年間，三個孩子分別與所愛之人結婚，有了自己的事業，而周母從昏迷到甦醒，更像是周家畫出上升曲線的某種隱喻。然而，悲歡相倚互生，這次團圓實現了由「散

到「聚」合家歡，卻也把劇中人推入了失樂園。

我以為，這是全劇最重要的轉折點。從這裏開始，此前濃郁的抒情筆調被稀釋，劇集以犀利的姿態，切入人心深處，揭開了人類悲歡並不相通的冷峻現實。更嚴酷的衝擊則是，當年強姦鄭娟的駱士賓出獄後，以成功人士身份回到吉春，威逼利誘要從鄭娟和秉昆手中奪回周楠。咄咄逼人的駱士賓背後，固有血緣眷戀、情感補償的因素，更多卻是金錢、權謀對生活的算計和威壓。鄭娟，這個在事實上充當周家「定風珠」的女人，曾多次平穩渡過窘迫艱難之境，此時卻前所未有的慌張起來。她、秉昆以及周楠的抉擇，描摹出時代浪潮

下的人心浮動，更寫出了渺小小個體面對風浪時的良知堅守和精神主動，從而提升了作品的思想性和道德感，也讓現實主義的藝術魅力充分散發。



▲電視劇《人世間》全景式、長跨度反映中國百姓生活。



▲宋佳在《人世間》中飾演周蓉。



▲雷佳音飾演的周秉昆，順應內心，率性而為。